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年第2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第24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新质生产力驱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机理与路径

颜廷武[1,2],王璐瑶[1,2]

(1.华中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2.湖北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 新质生产力的崛起为乡村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了乡村产业的融合发展。在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共同作用下,我国乡村技术、资本、管理和资源等要素实现了优化重组与创新配置。尽管农业及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已取得显著成效,但仍面临一些挑战,如产业链条上农业产业结构失衡、价值链条上生产要素约束明显、增收链条上利益联结机制松散等问题。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数实融合、科技渗透以及制度变革,推动产业发展方式转变,重塑乡村产业结构,拓展乡村产业功能,从而有效促进乡村产业的深度融合。为进一步发挥新质生产力在乡村产业融合中的驱动作用,必须强化科技创新以加速二三产业发展,激发要素活力以壮大新型经营体系,完善支持体系以优化政策执行环境,从而不断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

关键词: 乡村产业融合;新质生产力;农业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 农业产业化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202(2025)02-0015-11

一、引言

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推动产业兴旺,促进农民增收,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驱动力。自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乡村产业融合的概念以来,该领域便成为学术界与政策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并连续多年在中央政策文件中得以强调和深化。202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要建设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推进乡村产业融合以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1]。2025年,国家在《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中明确提出,到2027年,乡村全面振兴需达成"乡村产业更加兴旺,实现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的具体目标[2]。在当前中国经济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转型优化的关键时期,乡村产业融合发展被视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对于实现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具有深远意义[3]。然而,尽管我国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呈现出巨大潜力,但其仍处于起步阶段,面临融合程度不深、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等挑战,制约了产业融合效益的发挥[4]。因此,如何促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让农民更多分享到由产业链延伸和拓展所带来的增值收益,不仅是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的关键所在,也是推动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重要议题。

新质生产力是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础,也是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指出"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5]。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融合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等多领域先进要素,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实现以劳动力高素质化、劳动工具数智化和劳动对象数字化为特征的生产力要素跃迁和质变。相比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具有技

收稿日期: 2024-10-13 **DOI:** 10.7671/j.issn.1672-0202.2025.02.002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1JZD030)

作者简介: 颜廷武(1978—),男,山东安丘人,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产业经济、资源与环境经济;王璐瑶为本文通讯作者。E-mail:wangluyao97@webmail.hazu.edu.cn

术水平更高、质量更好、效率更高、更可持续的优势，能够将颠覆性、前沿性技术融入农业产业各领域，突破传统的禀赋约束[6]，打破传统农业与二三产业的界限，打造全产业链条，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了全新的生产工具、方法和手段；能够促进农业与旅游、文化、教育等产业的深度融合，充分挖掘乡村文化价值，促进乡村产业间的融合以及产业功能的拓展，形成新的产业形态和经济增长点。

除了对新质生产力概念内涵的深入探究，已有文献从不同视角围绕新质生产力与农业高质量发展进行了研究探索。理论逻辑上，学者们构建了产业“三力”框架——产业形态重构力、产业结构重塑力及产业跃迁支撑力，以此解析新质生产力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7]，并细致梳理了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演进与核心特质，进一步丰富了理论内涵[8-9]。作用路径上，学者们不仅从要素融合效应、业态变革效应和供需匹配效应3个维度分析了新质生产力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和实践路径[10]，还从农业现代化这一宏观视角切入，深入探讨了新质生产力的引领与推动作用，揭示了其在现代农业转型升级中的关键地位与深远影响[11-12]。进一步聚焦新质生产力与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已有文献多是从数字经济的单一视角研究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作用路径[13-17]，未能全面展现新质生产力驱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整体效能与潜力。

综上所述，乡村产业融合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明晰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和实现路径，对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意义重大。虽然已有文献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新质生产力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但对新质生产力驱动乡村产业融合的内在机理和实现路径的研究仍较为有限。因此，本文旨在系统梳理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现状与问题，深入探讨新质生产力在驱动乡村产业融合中的作用机制，并提出具体的实现路径，以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

二、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取得的成效

在我国进入“新常态”的经济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联动作用，技术、资本、管理、资源等要素实现优化重组和创新配置，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农业及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1. 新兴技术要素不断渗透

随着信息、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与延伸，传统农业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之间的边界模糊化[18]，逐步形成产业发展一体化趋势。一方面，随着大数据、互联网、传感器等技术的飞速发展，以数据为代表的新型生产要素逐步融入农业生产、销售、流通、管理等环节，与传统生产要素在应用方式和效率上深度融合，缓解日渐趋紧的资源要素约束，实现农业产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和资源集聚效应[19]。近年来，在数字技术的渗透下，通过搭建电子商务等虚拟平台，运用数据采集处理分析有效对接市场消费需求，实现了农产品和服务特色化、定制化发展，刺激了农村电商、智慧农业、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业态蓬勃发展。例如，以“淘宝村”为典型代表的农村电子商务模式，凭借其成本低、效率高、可复制性强的优势，开拓农产品销售市场，提高了乡村的信息、资本等各类资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生物技术、工程技术、新材料技术等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向传统农业全产业链有机渗透，支撑并构建包含生产、加工、销售终端等环节的全产业组织体系，利用各产业组织分工与协作生产，促使农业机械化、设施化水平大幅提升[20]。通过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并结合新型农业种植技术等良法配套实施，提高产品附加值与溢价空间，在高消费需求下有效供给高、优质农产品，提升质量兴农与绿色兴农的服务水平。

2. 产业融合主体规模壮大

乡村产业融合坚持以农民及相关生产经营组织为发展主体，不同类型的经营主体之间资源优势互补，交叉合作，集成和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形成了多元化、多层次的产业融合主体体系，提升了产业融合的可持续发展能力[21-22]。尤其是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相对于普通农户具有明显优势，与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环节联系更为紧密，也具有一定带动农户增收的能力，早已成为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主体与推动力[23]。经营规模较大、资本实力强的农业龙头企业，通过整合上下游产业链资源，充分挖掘乡村多种功能价值，以技术创新、品牌建设、市场拓展等方式面向中高端需求创新供给产品，并发挥示范带动作用，通过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户等其他类型的主体进入市场。数量多、活力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专门从事于农业规模化经营、标准化生产、品牌化销售，生产经营成本低且效率高，更容易将大市场与小农户对接起来。同时，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还放大自身优势与二三产业融合，尤其是依托乡村文化价值，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以更好地满足多样化、体验性消费需求，推动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转型升级。除新型经营主体外，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技术水平和市场意识的高素质农民，是推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人才来源。这些高素质农民通常具备创新意识和市场敏锐度，不仅能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生产结构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还能帮助和指导农户及其经营组织开展合理的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活动。

3. 产业融合模式日趋多元

在乡村产业融合实践中，通过农业产业内部融合、产业链条延伸以及农业多功能性延展，形成了多种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推动了乡村产业向多元化、高端化发展[24]。第一种是农业产业内部整合模式，通过优化农业内部结构将农业产业上下游有机结合，以种养结合、农林共作等方式发展特色农业、循环农业等，充分发挥农业的多功能性，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例如，湖北省积极推广的“虾稻共作”模式，可实现虾、稻同步增产和品质同步提升，促进农民增收。第二种是农业产业链延伸模式，通过前后延伸农业产业链，与上游生产资料供给、下游农产品加工业与销售相融合，推动农业产销一体化发展，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并降低交易成本以提高经济效益。第三种是农业多功能拓展模式，通过拓展农业的多功能性，与旅游、文化、教育等产业进行跨界融合创新，开发农业观光、农业体验、农业研学等新型业态，挖掘乡村的多元价值，提高乡村产业的附加值和吸引力。例如，丽水缙云舒洪黄龙示范园开辟“生态循环种植养殖 + 农业休闲旅游 + 中小学生学农基地”三位一体发展模式，集成整合农业示范、研学、文化休闲等功能，成倍放大农田和农产品价值[25]。

（二）乡村产业融合发展面临的挑战

产业融合的本质是产业间分工的内部化，原产业之间的分工在新的融合产业内进行重组，激发生产力的提升，改变原有的产业内的市场结构，从而改变利益的分配机制[26]，形成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最终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增收链的协同发展。其中，生产力是通过产业链的延伸、产业范围的拓展和产业功能的转变来实现产业链与价值链的共同提升。生产关系则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改善收入分配等方式进一步调整优化，使农业、农村、农民更好地分享产业融合发展的成果，激发产业生产力的活力。实践中，无论是产业链、价值链，还是增收链，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均面临突出的问题和挑战。

1. 产业链条上存在农业产业结构失衡的弊病

当前，部分地区农业产业链条仍存在“短、细、散”的问题，相关行业发展水平不高。“短”是指农业产业发展“头重脚轻”，我国农业产业仍以传统且单一的种植、养殖为主，多数农产品以初级产品形式销售，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低。农产品精深加工是消化库存、提升产品附加值、带动全产业发展的关键一环，因此，加工业发展的相对滞后使得农产品的供给无法满足多样化、中高端化的市场

消费需求。“细”是指农业产业链与上游生产资料供给端、下游农产品加工销售端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与合作。产业配套发育不健全，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生产、销售成本高昂。“散”是指产业融合模式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创新和差异化，使得乡村产业难以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例如茶产业，存在整体加工水平不高、产品单一、融合发展的层次较低等问题，融合模式较为同质化。

2. 价值链条上存在生产要素约束明显的瓶颈

随着乡村产业融合的持续推进，支撑产业转型升级所面临的人才、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约束共同制约了乡村产业融合向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发展。首先，农业生产端散户多且劳动力老弱化问题突出，经营端技术型人才和管理型人才匮乏。“未来谁来种地？”问题日趋严重，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普遍呈现出“离农化”现象，人才引进困难。其次，部分地区农田基础条件较差，耕地细碎化问题突出，使得农业机械化进度滞后，甚至会导致农业耕地撂荒。同时，乡村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相对较低，现代化技术装备和设施欠缺，新技术、新模式的推广和应用受到制约。这一系列问题导致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农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得不到有效提升。2022 年，我国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为 5 万元/人，仅为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 30.3%[27]，农业生产科技含量较低。此外，乡村地区的金融服务和融资环境相对滞后，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难以满足产业发展的资金需求。

3. 增收链条上存在利益联结机制松散的障碍

产业融合发展所带来的成果收益可能仅集中在少数人、少数地区，农民难以分享到其中的增值收益，生产关系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具体来看，在乡村产业融合过程中，农民与企业、合作社等各类经营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结不够紧密，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作机制。尤其是当产业融合的准入门槛较高时，农民由于市场衔接能力不佳且资金实力不强，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明显劣势，更是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难以分享到产业融合发展的红利。同时，龙头产业化企业所发挥的示范带动效应弱，不能带动合作社等经营主体有效参与产业融合发展。而企业、合作社等中小型经营主体与农民之间的合作多以订单式农业为主，农民在产业融合中的参与度不高、积极性不强，缺乏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和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农民的增收过程既不稳定也难以持续。在政策的支持下，中国合法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迅速增长，截至 2020 年底，数量已达到 224.1 万家[28]。虽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地位也得到提升，但其未能充分、有效地发挥带动作用，虚化和异化等“空壳”现象使得大部分利润难以分享给农民。

三、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

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是生产力的再次跃升[29]。农产品加工业、乡村特色产业、乡村休闲旅游业、乡村新型服务业、多元经营主体、乡村创新创业的壮大，虽然可以通过传统生产力的优化组合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更离不开新质生产力的引领和提升。概括讲，新质生产力助推数实融合、科技渗透、制度变革，实现了产业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重塑和产业功能的拓展，从而驱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

（一）新质生产力推动数实融合，转变产业发展方式

随着新一轮的数字技术与数字服务的发展与应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已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数实融合是指在关键生产要素、生产组织方式、服务提供方式、经营管理模式等方面均实现了创新的新经济形态，以及多产业、多业务、多场景的全面贯通[30]。深化数实融合能够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催生一批新产业和新业态，推动产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发展[31]。新质生产力通过创新型要素配置，将数据要素嵌入乡村产业体系的各环节、全链条，通过对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引导和支撑生产、经营、管理等乡村产业发展方面的经济决

策，实现产业发展方式转变。

新质生产力通过强化数据要素在全产业链的应用，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高度适配与融合，形成数字劳动等新型组合形态，逐渐消除不同产业之间的技术、信息壁垒，增强全产业链的流通效率和协作程度。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通过精准的数据采集、分析和预测，实现对农业生产的精准化管理，依托线上平台并结合线下市场，从供、需两端精准把控产品的销售供给与市场消费需求，不断优化产业发展的方式和效率。农产品供给上，以发展线上交易平台为主，配套建立智慧物流体系，降低产品运输的损耗和交易成本，通过提高数据信息在供应链的传递效率，优化农产品销售和供应链管理，实现供应链的透明化和可追溯性。管理与服务上，设计并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农村数字金融产品，缓解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难题[32]；充分发挥数据的网络效应，嵌入产业链的各个节点，促进组织结构的扁平化，提高决策效率和响应速度，使得产业发展方式更加灵活和高效。

数实融合下，新产业发展方式通过“补链”和“强链”以及产业动态集群发展，为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技术和手段支撑。一是聚焦农业产业，通过“补链”和“强链”增强乡村产业融合主体间的联动协作。数据、信息要素在传统农业产业各环节的流动、应用与共享，可以弥补传统产业的技术瓶颈或短板，通过在农业全产业链创新性配置农业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同时利用产业发展方式从数量规模扩张型向质量效益提升型的转变，强化其所产生的新资源禀赋、新技术优势，为不同产业间的跨界合作搭建桥梁，提升农业产业链发展的灵活性和韧性。二是以乡村产业网络化集群发展推动农业多产业融合。乡村产业发展方式数字化有助于实现农业的上下游产业、配套服务以及价值链延伸产业之间的交融，融合发展休闲农业、电子商务和数字金融等新业态和新功能，动态集聚乡村一二三产业，推动传统单一型农业产业链向多维网络化全产业链和多元化经营转变[33]，更好地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和数字化效益，逐步实现乡村产业深度融合。

（二）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渗透，重塑乡村产业结构

科技作为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突出代表，对产业乃至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具有决定性作用。它通过赋能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等实体性要素，对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强化产业融合发展发挥乘数效应[34]。新质生产力通过整合新一代信息、生物、能源、材料等领域的颠覆性技术，将技术、人才等科技元素渗透到乡村产业中，为乡村产业提供了全新的生产工具、方法和手段，重塑乡村产业结构，实现乡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新质生产力借助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驱动乡村产业链提质增效。首先，科技创新通过底层技术突破实现产业链全维度提质[35]。通过建立“政府引导 + 企业主体 + 高校支撑”的协同攻关机制，集中攻克智能感知、精准调控、绿色生产等前沿农业技术难题，形成涵盖种质资源创新、智能装备研发、数字农业场景应用的全技术链创新体系。重点推进智慧农机、区块链溯源等硬核技术研发，以技术代际跃迁支撑全产业链优化升级，推动农业生产从要素驱动向技术驱动转变。在种植、加工、终端市场等关键环节，充分利用参数化精准管控、AI 品控体系和数字化供应链模拟系统，形成“技术驱动 - 链条升级 - 价值提升”的良性循环。其次，成果转化通过场景化应用催生产业链结构性增效。通过搭建展示推广平台，多渠道推广农业科技成果，让农业产业链各环节充分运用先进农业技术[36]，实现专利成果从实验室“书架”到市场“货架”的高效转化。同时，创新科技特派员与乡土专家协同培育机制，将乡村产业深度融入高校、科研机构的产学研体系，造就既懂农业又精通数字技术的高素质技术人才队伍[37]，有效降低先进农业技术的学习和应用成本。在此基础上，重点推进科技成果在智慧农业、农旅融合、绿色生产等领域的深度应用，如构建数字孪生农场、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推广测土配方施肥等绿色低碳技术，推动科技成果从单点应用向系统赋能转变，最终实现“成果转化 - 产业升级 - 经济增效”的价值链重构。最后，生态旅游、森林康养、休闲露营等农旅融合类新型产业模式的蓬勃兴起与逐步成型，充分展现了新质生产力在重塑乡村

产业结构中的核心驱动作用。在信息技术、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等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下,农旅融合产业通过智慧旅游平台的精准构建、数字化农业体验的创新实践等数字化管理和智能化服务手段,深度挖掘并高效配置乡村自然与文化资源价值,提升乡村产业的运营效率和服务水平,驱动乡村特色产业向高附加值、绿色低碳、可持续方向转型,为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在科技的强力支撑下,乡村产业结构的升级能够带动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拓宽品牌市场,为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明方向。一是构建一二三产业融合、新旧动能转换、中心外围产业链耦合的现代产业体系。通过延伸、整合产业链,打破传统农业与二三产业的界限,推动农业内部以及与加工、旅游、文化、教育等产业的跨界融合。在农业内部,发展循环农业、生态农业等模式,推动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的有机融合,优化农业资源配置,显著提升农业生产的综合效益和生态价值。例如,循环农业通过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实现农业生产过程的闭环管理。进一步地,农业与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不仅推动乡村产业向深加工、高附加值方向转型,还助力现代农业、生态旅游、休闲农业等多元化领域的拓展。通过延伸和整合农业产业链,发展壮大乡村二三产业,持续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同时带动加工、物流、文旅等相关产业协同发展,最终形成农业与二三产业交叉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为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二是加强价值链与利益链协同发展,确保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所产生的效益能够惠及所有参与主体。持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在提升乡村产业产品质量和附加值的同时,也为地方特色农产品品牌的打造奠定坚实基础。随着品牌知名度的提高和市场认可度的增强,乡村产业成功进入中高端市场,进一步优化乡村产业的价值链结构。在品牌塑造过程中,企业、合作社及农户等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将进一步推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企业可以借助品牌溢价效应获取更高的经济收益,而农户则通过参与产业链的专业分工获得稳定收入,参与产业融合的主体都充分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最终,价值链与利益链形成良性互动,推动乡村产业融合向更高层次发展,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三)新质生产力推动制度变革,力促产业功能拓展

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的生产力质态,必然需要新型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而改革的核心任务在于调整生产关系,通过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生产力的活力[38]。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对相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提出了全方位的要求。为满足这些要求,必须从优化政策环境、完善市场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深化改革,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体系与治理体系,打破传统发展方式与传统生产力发展路径的束缚,为稳步推进乡村产业功能拓展提供有力保障。

新质生产力通过优化政策环境、健全市场机制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方式,为乡村产业实现功能拓展提供科技、土地、人才、资金等要素支撑和法律保障。首先,政府在科技创新、用地制度、人才培养和引进、产业融合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通过招标、项目制等政策手段,激发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的研发活力,鼓励发展新兴产业和新业态,尤其是支持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型经济形态的发展。其次,健全市场机制,重点提升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水平,推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竞争机制。通过深化土地和劳动力市场改革,完善土地流转和劳动力市场化配置机制,打破资源要素流动的壁垒,促使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向高效益、高附加值产业集聚。持续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保持不同群体要素回报的增长态势[39],以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有效调动农民、企业、合作社等多元主体的积极性,为乡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同时,通过制度变革完善市场竞争机制,使市场更准确地反映供需关系,引导资源向高效率领域集中,形成良性竞争格局,从而加速推动乡村产业向高质量、高附加值方向演进。最后,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乡村产业功能拓展涉及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及商业模式创新提供法律保障。先进农业技术的研发、应用和扩散,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和产业融合发展的核心动力[40]。

为此，需要加大知识产权审查力度，扩大审查范围，并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坚决维护科技创新成果的合法权益。这不仅能有效保护创新主体的研发投入，还能激发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创新动力，进一步促进乡村产业的功能拓展。

乡村产业功能拓展是农业从传统生产模式向现代化、多元化服务的转型，能够进一步挖掘农业多种功能，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进而拓宽农民增收链，丰富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途径和方式。一是挖掘农业多种功能价值，实现从生产到服务、单一到多元、自给自足到市场参与的拓展。逐渐摒弃传统农业过度关注生产的观念，强调农业生产与休闲观光、文化传承、生态保护等多元功能有机融合，鼓励发展特色种养、特色食品、特色手工业和特色文化等多元化产业，为更多产业主体参与乡村产业融合提供多元化、便捷化的融合途径和方式，拓宽农民增收链。二是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乡村产业的功能拓展可以刺激多元化融合主体的出现和参与，如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够实现延长拓宽农业产业链的承载功能，进行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经营，发挥其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中的引领作用。随着融合主体的产生，利益联结机制也会随之完善，以土地流转、股份合作、订单农业等方式，建立农民与融合主体之间的紧密利益联结关系，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为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综上，新质生产力驱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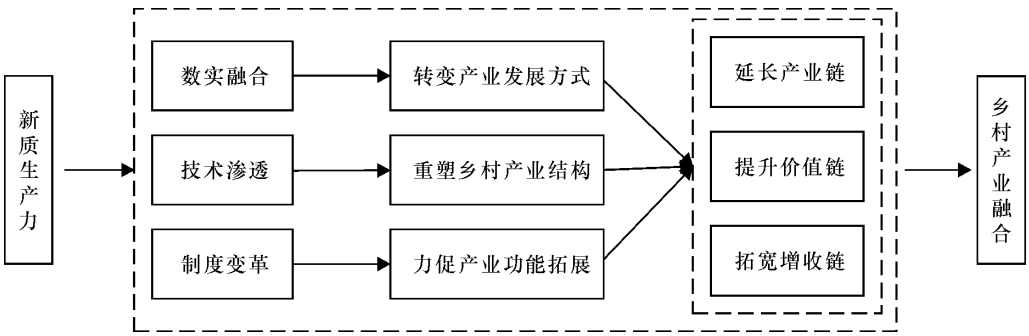


图 1　新质生产力驱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

四、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

（一）强化科技创新，加速二三产业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科技创新，通过生物育种、信息技术、新材料等手段，改善并升级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的基础条件，延伸和拓宽产业链，引领乡村二三产业向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方向发展。通过设置一批技术攻关项目、搭建一批信息交流平台、推广一批科技创新成果、发展一批乡村特色产业等 4 个“一批”举措，将科技创新贯穿于乡村产业发展的全过程，提高乡村产业科技含量，推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

一是响应产业发展科技需求，设置一批技术攻关项目。聚焦于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中的“卡脖子”问题，如大数据分析应用、新材料在农业装备中的应用等，设置一批具有颠覆性、前沿性技术攻关项目。通过设立专项资金和税收减免、贷款贴息等优惠政策，鼓励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建立由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共同参与的产学研合作机制，确保项目的高效推进和成果的有效转化。设立联合研发中心、技术创新联盟等组织，加强技术创新与产业应用的紧密结合，形成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创新体系。

二是强化全产业链数据共享，搭建一批信息交流平台。整合乡村产业信息资源，建立集信息发布、资源共享、产品交易、技术推广、监督管理等功能于一体的信息平台，为农民、企业和科研机

构提供便捷的信息服务。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对全产业链进行数据收集、分析、监测与共享，实现农业生产智能化、管理精准化，推动乡村产业内部和不同产业之间的合作共享与协同发展。

三是完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链，推广一批科技创新成果。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和服务体系，促进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为此，需加强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及质量的审查鉴定，确保科技创新成果的实用性和科学性。建立科技成果库和转化服务平台，为农民和企业提供便捷的科技成果查询和对接服务。在此基础上，充分调动科技研发人员和推广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将科技成果的研发、推广、应用与转化形成闭环。此外，同步完善推广科技特派员制度，面向企业、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开展科技服务和技术指导，促进科技创新向产业创新转化，将科技真正嵌入到产业发展实践过程中。

四是充分挖掘乡村文化资源，发展一批乡村特色产业。立足于不同地区的乡村文化，利用新质生产力挖掘乡村特色资源，开发农业多重功能。根据乡村地区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将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与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新兴业态融合发展，以举办农产品展销会、文化节等方式加强品牌建设和营销推广，充分提升农业的文化价值、生态价值和休闲价值，推动乡村产业从单一的农业生产向多元化、个性化方向发展，形成多元化的产业发展模式。

（二）激发要素活力，壮大新型经营体系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发展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骨干力量，也是参与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领头雁”。然而，这些新型经营主体在培育过程中，常常在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面临突出的要素约束，制约了其经营体系规模的壮大。将新质生产力嵌入土地、资本、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不仅可以激发传统生产要素的活力，还能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为新型经营体系的发展提供充分的要素保障和动力。

一是改革土地和劳动要素市场，完备产业融合发展条件。只有完善的土地、劳动和资本市场，才可以分离农户家庭的特征，进而使现有技术条件下的农业要素得以最优化配置。建立“互联网＋土地流转”综合交易服务平台，整合土地流转供需、价格信息，监管土地流转交易程序和规范交易市场秩序。调整土地政策，允许宅基地使用权在一定条件下流转，适度延长土地流转期限，满足新型经营主体进行产业融合发展的规模化经营需求，盘活乡村未充分利用的土地资产。

二是激发社会资本投资农业的动力，改善乡村产业融资环境。在城乡融合背景下，利用新质生产力引导社会资本从城市流向乡村，改善乡村产业发展的设施基础，拓宽获取资金支持的融资渠道。创新涉农信贷产品，简化贷款手续，降低贷款门槛，将农机具、土地经营权等纳入抵押担保范围，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能力。除稳定银行融资渠道外，可通过与创业投资基金等拥有较为完善的风险分摊和退出机制的友好型金融对接，减少新型经营主体所承担的融资风险、经营风险和创新风险，为吸引社会资本要素集聚乡村产业提供有效途径。同时，可结合各地农业特色产业发展情况，开发适应不同需求的农业保险产品，提高赔付标准和保障水平，优化农业保险服务。

三是大力培育新型经营和服务主体，激发乡村产业经营活力。开展示范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工程，挖掘、培育、树立一批典型，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引进一批掌握高新技术且有志于返乡就业创业的高素质人才，培养一批了解本地生产经营情况、有前期经营基础的“土专家”“田秀才”，培训一批具有经营潜力、久居生产一线的高素质农民，为乡村产业的经营发展注入新智慧、新思想、新方法。同时，创新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构建以公共服务机构为依托、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龙头企业为骨干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民提供更加便捷、专业的生产经营全链条服务，推动农民生产方式和经营理念向农业产业化、专业化、绿色化转变，紧跟现代农业发展的步伐。

（三）完善支持体系，优化政策执行环境

利用新质生产力推动乡村产业融合是一项需要长期推进的系统工程。这需要以规范完整的

数字化政策管理与宣传、数据产权保护、数字监管治理等支持体系，来夯实产业融合发展的根基，创造优越的外部发展环境。

一是加强对政策信息的管理和宣传。设立国家级或地方级的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政策信息统一发布平台，对现有人才、金融、税收、土地等支持政策进行信息管理，探索、设计适用于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有效政策组合，确保政策的时效性和针对性。同时，加强对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政策的宣传和解读工作，以公众号、短视频等时效性强、传播范围广的方式及时将政策信息传递给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使其能够了解政策、掌握政策、用好政策，减少由信息壁垒造成的资源浪费。

二是完善对知识产权体系的支持保护。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掀起对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使用的新浪潮，大量的数据、智能算法、APP 等知识成果不断涌现并广泛应用在产业融合发展的各环节。因此，要完善对数据市场的支持保护政策，建立健全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三权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依据数据产权制度明确数据持有、加工、使用的规范，鼓励引导龙头企业、互联网平台企业对乡村中小微企业合理开放与共享数据资源，支持中小微企业、新型经营主体的数字化转型与融合发展。同时，加强乡村地区的知识产权执法力度，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形成知识产权保护的合力，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

三是加强对乡村产业的数字化治理与监管。加快制定数字治理与监管领域的专项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清晰界定监管主体的权责边界，明确产业融合对象的数字化管理范畴，并创新数字化监管手段。针对当前政企信息交互流程冗长、沟通渠道不畅等突出问题，亟须构建智能化监管平台，实现产业数据的实时采集、动态分析及风险预警。通过建立政府监管治理的全流程数字化网络，既能确保中央政策精准传达至基层产业主体，又能通过数据反馈及时优化监管策略。各地可结合自身特色产业布局，制定差异化的地方数字监管方案，形成“顶层设计 - 地方创新 - 动态优化”的良性治理机制，全面提升政策执行的精准度、时效性与实施效能。

五、结语

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科技创新和制度变革的双轮驱动正加速赋能传统农业，使农民能够享受到更多现代化的生产工具和服务。新兴业态的快速发展为乡村经济增添了新的增长点，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当前，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展望未来，必须持续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坚持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和开放合作的理念。具体而言，应深入探索新质生产力如何赋能乡村产业融合的实践路径，并将这些路径有效地落地实施。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必须时刻关注和应对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和挑战，以灵活和前瞻的态度调整政策和措施，确保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只有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制度改革，才能真正实现乡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促进乡村社会的全面进步，最终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愿景。

参考文献：

[1]新华社.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EB/OL]. (2024 - 02 - 04). http://www.moa.gov.cn/ztzl/2024yhwj/zxgz_29632/202402/t20240204_6447014.htm.

[2]新华社.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 年)》[EB/OL]. (2025 - 01 - 22). https://www.gov.cn/gongbao/2025/issue_11846/202502/content_7002798.html.

[3]姜长云.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新题应有新解法[J]. 中国发展观察,2015(2):18 - 22.

[4]孙顶强,梅玉琦,杨馨越. 现代农业园区建设能否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基于全国8325个农业园区的经验证据[J]. 中国农村观察,2024(3):39-61.
[5]新华社.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OL]. (2024-02-01).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2/content_6929446.htm.
[6]周文,许凌云. 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J]. 改革,2023(10):1-13.
[7]高帆. 新质生产力与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机制[J]. 农业经济问题,2024(4):58-67.
[8]罗必良,耿鹏鹏. 农业新质生产力:理论脉络、基本内核与提升路径[J]. 农业经济问题,2024(4):13-26.
[9]毛世平,张琛. 以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推进农业强国建设[J]. 农业经济问题,2024(4):36-46.
[10]马晓河,杨祥雪. 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J]. 农业经济问题,2024(4):4-12.
[11]魏后凯,吴广昊. 以新质生产力引领现代化大农业发展[J]. 改革,2024(5):1-11.
[12]刘志彪,凌永辉,孙瑞东. 传统产业改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点选择策略——兼论对农业现代化的启示[J]. 农业经济问题,2024(4):47-57.
[13]杨雨晴,陈灿煌. 乡村数字经济与农村三产融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与收敛性研究[J].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6):14-27.
[14]陈一明. 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机制创新[J]. 农业经济问题,2021(12):81-91.
[15]徐伟祁,柳松,谭卓敏,等.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农村产业融合:内在机制与门槛效应[J]. 金融理论与实践,2024(2):75-84.
[16]何宏庆. 数字金融助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优势、困境与进路[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118-125.
[17]温涛,陈一明. 数字经济与农业农村经济融合发展:实践模式、现实障碍与突破路径[J]. 农业经济问题,2020(7):118-129.
[18]张红宇. 中国农业运行的底层逻辑——准确把握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深刻内涵[J]. 农业经济问题,2024(12):24-32.
[19]夏显力,陈哲,张慧利,等. 农业高质量发展:数字赋能与实现路径[J]. 中国农村经济,2019(12):2-15.
[20]廖祖君,郭晓鸣. 中国农业经营组织体系演变的逻辑与方向:一个产业链整合的分析框架[J]. 中国农村经济,2015(2):13-21.
[21]傅琳琳,黄祖辉,朋文欢. 农村产业融合经营主体"互利共生"的机理与推进路径[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69-77.
[22]肖卫东,杜志雄.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内涵要解、发展现状与未来思路[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120-129.
[23]李江一,秦范. 如何破解农地流转的需求困境?——以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例[J]. 管理世界,2022(2):84-99.
[24]赵霞,韩一军,姜楠. 农村三产融合:内涵界定、现实意义及驱动因素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2017(4):49-57.
[25]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推进6种融合模式打造乡村振兴新动能[EB/OL]. (2022-01-21). https://www.ndrc.gov.cn/fggz/nyncjj/njxx/202201/t20220121_1312568.html.
[26]苏毅清,游玉婷,王志刚.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理论探讨、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J]. 中国软科学,2016(8):17-28.
[27]姜长云. 农业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发展重点、面临制约和政策建议[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1-17.
[28]郁静娴,李晓晴. 全国农民合作社达224.1万家 辐射带动近一半农户[N/OL]. (2020-12-30). https://www.gov.cn/xinwen/2020-12/30/content_5575025.htm.
[29]习近平.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R/OL]. (2024-05-31).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5/content_6954761.htm.
[30]杜传忠,疏爽,李泽浩. 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分析与实现路径[J]. 经济纵横,2023(12):20-28.

[31]刘奕,夏杰长. 在融合和重塑中推动实体经济创新发展[N]. 经济日报,2023 - 01 - 10(10).
[32]张林,温涛.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农村产业融合发展[J]. 中国农村经济,2022(7):59 - 80.
[33]易加斌,李霄,杨小平,等. 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的农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战略框架与实施路径[J]. 农业经济问题,2021(7):101 - 116.
[34]林万龙,董心意. 新质生产力引领农业强国建设的若干思考[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18 - 27.
[35]姜长云.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若干重大战略问题探讨[J]. 经济纵横,2019(1):10 - 18.
[36]黄祖辉,胡伟斌.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十大重点[J]. 农业经济问题,2022(7):15 - 24.
[37]张志飞. 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功能作用、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J].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5):101 - 109.
[38]郭冠清.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逻辑——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J]. 经济纵横,2024(5):21 - 33.
[39]高帆.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多维内涵及时代意义[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6):127 - 145.
[40]周密,王雷,郭佳宏.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数实融合的测算与时空比较——基于专利共分类方法的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4(7):5 - 27.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and Path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YAN Ting-wu[1,2], WANG Lu-yao[1,2]

(1.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2. *Hubei R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as infused new vitality into the rural economy and serves as a robust catalyst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Driven by the combin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new production relations, factors such as technology, capital, management, and resources in rural China have undergone optimal reorganization and innovative allocation. Despit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i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related industries, several challenges persist, including imbalances i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s along the production chain, obvious constraints on production factors along the value chain, and loose interest-connection mechanisms along the income-generation chai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entered arou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n drive transformations i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odels through digital-physical integration, technological infiltration,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s, thereby effectively promoting deep integration within rural industries. To further leverage the driving rol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it is imperative to strengthe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factors to enhance the new management system, improve the support system to optimize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environment, and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责任编辑:毛殷】